

船山遺書

第卅五
函六冊

莊子解

船山遺書 子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序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洸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于不能解卽能以解解之亦病于拘文牽義而非有當于古人之心使有能讀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洸洋怪誕而于其所託物寓意無不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之心豈非解之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之心不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衡陽船山王先生故明壬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校訂付之剞劂梓成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匯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于人間世者之

爲何矣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于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口

口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序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
闢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
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
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
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
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啟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
公之同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啟遂以此刻見投且屬爲引其
端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
十七卮言日出後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得於
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真贗若讓王以下四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
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

惟四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註悉廢先生既有
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旦
暮遇之者歟我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莊子解目錄

內篇

卷一逍遙遊

卷二齊物論

卷三養生主

卷四人閒世

卷五德充符

卷六大宗師

卷七應帝王

外篇

卷八駢拇

卷九馬蹄

卷十胠篋

莊

子

解

目錄

一

太平洋書店印行

卷十一在宥

卷十二天地

卷十三天道

卷十四天運

卷十五刻意

卷十六繕性

卷十七秋水

卷十八至樂

卷十九達生

卷二十山木

卷二十一田子方

卷二十二知北遊

雜篇

卷二十三庚桑楚

卷二十四徐無鬼

卷二十五則陽

卷二十六外物

卷二十七寓言

卷二十八讓王

卷二十九盜跖

卷三十說劍

卷三十一漁父

卷三十二列禦寇

卷三十三天下

莊子解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內篇

逍遙遊

〔解曰〕寓形於兩閒遊而已矣無小無大無不自得而止其行也無所圖其反也無所息無待也無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則無不逍遙矣逍者嚮於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而遠也不局於心知之靈也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皆脗合于大宗以忘生死無不可遊也無非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也

〔增註〕冥海也嵇康曰取其冥冥無涯以智曰鯢本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鯢鳳也竊古鳳字自北而南寓混沌向離明之意

〔解曰〕其爲魚也大其爲鳥也大雖化而不改其大大之量定也意南溟而後

徙有扶搖而後搏得天池而後息非是莫容也此遊于大者也遙也而未能道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書名爾雅曰扶搖謂之森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劇耳

鯤鵬之說既言之重引齊諧三引湯之問棘以徵之外篇所謂重言也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知盡于聞見而信所見者尤甚於聞見之量有涯而窮於所不見則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者多矣詘於所見則弗獲已而廣之以聞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有是言則人有是心有是心則世有是理有是理則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爲言者不一而止則勿惘於見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野馬天地間氣也塵埃氣翳鬱似塵埃揚也生物猶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宇之高故鵬可乘之以高遠

天

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言野馬塵埃生息在空升降故人見天之

蒼蒼下之視上上之視下同爾乃目所成之色非天有形體也

由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譬天之正色不可得察亦惡知天之高遠所屆哉天不可知則不知鵬之所遊與其所資以遊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堂道謂之坳剖芥子以爲舟極形其小膠滯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厚也厚其風力于下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

乃今將圖南天闕猶言折阻闕音邊

水淺而舟大則不足以遊大爲小所礙也風積厚而鵬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

也兩言而後乃今見其必有待也負青天而莫之天闕可謂逍遙矣而苟非九

萬里之上厚風以負之則亦杯之膠于坳堂也抑且何恃以逍遙邪

蜩與鸞鳩蜩蟬也鸞鳩小鳥鸞音學長尾曰鸞短尾曰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檣榆枋檣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投于地則得所安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遊于小者也逍也而未能遙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何知莽著近郊之色果飽也宿春蠶謂隔宿春蠶郭象曰二蟲謂鵬蜩也對大于小所以均異趣也小

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支遁曰以小知結上鵬蜩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陰生糞上見日則死楊慎曰古作鷄菌今滇名鷄墮蜩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冥靈冥海靈龜也

蜩與鷺鳩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適莽蒼者計盡于三月稱長久者壽止于彭祖

則所謂大知大年亦有涯矣啟按讀南華者不審乎此故多誤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

而不許九萬里之飛五百歲八千歲之春秋爲無涯之遠大然則三殮而返腹

猶果然亦未嘗不可笑三月聚糧之徒勞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於逍

遙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作殷湯問夏革窮髮之北窮髮不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修者修長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搏音團控也羊角風曲上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

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

斥小澤也鷃鵒也田鼠所化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

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辨也

○以鷃鷃譬列子

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則有所擇有所擇則有所取有所舍取舍之情隨知

以立辨辨復生辨其去逍遙也甚矣有辨則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

辨而立名於所辨而成六氣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鵬與斥鷃相笑而

不知為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已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

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

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舊注猶然笑貌數所角切數數猶汲汲然云者謂不待至人猶譌笑之也然使一鄉一區

之士不以調鵬笑鵬忘其小而遊焉則固可以笑宋榮子之未樹宋榮子不知自笑而猶然笑之亦適足笑而已亦彭祖之論以久聞而已

雖然猶有未樹也

生者也出乎土而榮于虛者也宋榮子自守確而未幾適于物以成其大用有所樹則有所未樹矣

夫列子

列子鄭人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音零

旬有五日而後返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評曰知有世而遺之

乘其虛不觸其實福所不期禍所不嬰此御風也用意于虛天下不皆虛也雖旬有五日亦必反矣旬有五日節序之變也氣變而必闕未足以御六氣而遊無窮也

若夫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自知效一官以上三槩而乃遊無窮前三者小大有殊而各有窮也窮則有所不道而不足以遙矣視一鄉一國之知行則見爲至人彼之所不至者多而此皆至也視宋榮子則見爲神人彼於分有定於境有辨以形囿而不以神用而忘分忘辨者不測之神也視列子則見爲聖人彼待其輕清而遺其重濁有所不極若遊無窮者塵垢糠粃者可御而不必泠然之風則造極而聖也於鄉國見其功名唯有其己內外定榮辱辨乃以立功御風者去己與功而領清虛之譽遠垢濁之譏自著其名而人能名之若夫乘天地之正者無非正也天高地下高者不憂其亢下者不憂其汙含弘萬有而不相悖害皆可遊也御六氣之辨六氣自辨御者不辨也寒而遊于寒暑而遊于暑大火大浸無不可御而遊焉汙隆治亂之無窮與之爲無窮則大亦一無窮小亦一無窮鄉國可遊也內外榮辱可遊也泠然之風可遊也疾雷迅飆烈日凍雨可遊也已不立則物

無不可用功不居則道無不可安名不顯則實固無所喪爲蜩鸞鳩則眇于小而自有餘不見爲小也爲鯤鵬則警乎大而適如其小不見爲大也是乃無遊而不逍遙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

許由字武仲陽城人一日槐里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燭音燭二

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鷦鷯小鳥

偃鼠飲河

偃鼠鼠也伯

勞

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矣

堯不以治天下爲功堯無己也庖人遊于庖尸祝遊于尸祝羹熟祭畢悠然忘

其有事小大之辨忘而皆遂其逍遙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接輿楚狂名陸通也

說肩吾自度也

大而無當

當去聲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逕外而庭隔遠之意

不近人情焉連叔